

中央财经大学外文学科博士论丛

Against Amnesia: A Study of  
Trauma Writing in Kazuo  
Ishiguro's Fiction

# 抵制遗忘

石黑一雄小说的  
创伤书写研究

李丹玲◎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gainst Amnesia: A Study of  
Trauma Writing in Kazuo  
Ishiguro's Fiction

# 抵制遗忘

石黑一雄小说的  
创伤书写研究

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宗旨：  
推动科研·服务教学·坚持创新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  
FLTRP Higher English Education Publishing  
电话：010-88819595  
传真：010-88819400  
E-mail: ced@fltrp.com  
网址: <http://heep.unipus.cn>

unip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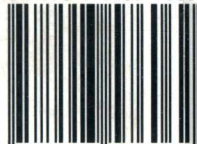
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 Unipus 微信公众号



记载人类文明  
沟通世界文化  
[www.fltrp.com](http://www.fltrp.com)

责任编辑：赵东岳  
装帧设计：锋尚设计

ISBN 978-7-5135-7606-2



9 787513 576062 >

定价：42.90 元

中央财经大学外文学科博士论丛

中央高校基金科研业务费资助  
中央财经大学学院科研支持计划资助

Against Amnesia: A Study of  
Trauma Writing in Kazuo  
Ishiguro's Fiction

# 抵制遗忘

石黑一雄小说的  
创伤书写研究

李丹玲◎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抵制遗忘：石黑一雄小说的创伤书写研究 / 李丹玲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中央财经大学外文学科博士论丛)

ISBN 978-7-5135-7606-2

I. ①抵… II. ①李… III. ①石黑一雄—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9988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赵东岳

封面设计 锋尚设计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7606-2

定 价 42.90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276060001

## 前言

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是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与 V. S. 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学移民三杰”。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父母移居英国，直到成名后于1989年受日本政府邀请第一次回日本短暂访问。石黑一雄1978年毕业于坎特伯雷-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Kent in Canterbury)，获文学与哲学学士学位。从1979年至1980年他参加了东英吉利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er) 的创意写作项目，师从卡特 (Angela Carter) 和布雷德伯里 (Malcolm Bradbury)，获硕士学位，从此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从1981年至1982年，他在伦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工作者，与无家可归者有所接触，这段经历对于他后来在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者”的形象有一定的影响。他的祖父曾经是日本丰田公司驻上海员工，在上海生活了数十年。他的父亲出生于上海，在上海度过童年。祖父与父亲在中国的经历可能激发了石黑一雄对上海的兴趣，让他创作出与上海相关的小说和电影剧本各一部。他的母亲则是土生土长的长崎人，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经历了二战和原子弹爆炸的噩梦，身体受伤，在家卧床养病数月。虽然石黑一雄并未亲历过二战，但无疑父辈们的伤痛战争经历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创作，让他在艺术世界中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人类历史上那段史无前例的灾难。

1982年石黑一雄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温尼弗雷德·霍尔比奖”(Winifred Holtby Prize)，并凭借该小说一举成名。1986年发表小说《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获得英国及爱尔兰图书协会颁发的“惠特布赖德年度最佳小说奖”(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 Award)，并获“布克奖”(Booker Prize) 提名，这强化了他小说家的声誉。但真正让石黑一雄获得国际声誉的则是他发表于1989年的第三部小说《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小说获得英联邦最具名望的文学奖“布克奖”，并于1993年被搬上荧幕，由实力派演员霍普金斯 (Anthony Hopkins) 和

汤姆森 (Emma Thompson) 主演。由小说改编的这部同名电影获八项奥斯卡提名，最终荣获三项奥斯卡奖项，影片的成功让小说再度畅销。1995年石黑一雄发表第四部小说《无法安慰者》(*The Unconsoled*)，获得“契尔特娜姆奖”(Cheltenham Prize)。2000年石黑一雄发表主要以中国上海为故事语境的小说《当我们是孤儿时》(*When We Were Orphans*)，获“布克奖”提名。2003年以石黑一雄剧本为蓝本拍摄的电影《世界上最伤心的音乐》(*The Saddest Music in the World*) 发行，这部模仿20世纪30年代电影风格的黑白电影以对伤痛的怪诞呈现而受到艺术界的好评，但由于它缺乏商业片的戏剧性和极少的发行量而不为普通观众所熟知。2005年石黑一雄的另外一部剧本《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 由伊沃里 (James Ivory) 执导，由费因斯 (Ralph Fiennes) 和理查森 (Natasha Richardson) 主演。该电影虽然也以二战时期的上海为故事语境，但其实与《当我们是孤儿时》并无任何联系。影片被当作2005年上海电影节开幕式电影，并获得好评。2005年石黑一雄发表主要以克隆人为小说人物的新作《千万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分别获得“美国全国书评人协会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和“布克奖”提名。小说于2011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罗曼尼克 (Mark Romanek) 执导，获得几项电影大奖。2009年石黑一雄发表短篇小说集《梦幻曲——关于音乐和黄昏的五个故事》(*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该书一度在美国成为畅销书。2015年3月石黑一雄发表十年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被埋葬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

到目前为止，石黑一雄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数篇短篇小说、几部电视和电影剧本。可以说，石黑一雄并非一名多产作家，但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精雕细琢，力求完美，这让他一直以来广受赞誉。他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二三十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石黑一雄是以书写日本人的创伤经历起家，他的前两部小说《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均以日本人为小说主人公，讲述的也是日本人的经历，故事背景主要在日本，因此这两部小说被称为“日本小说”。也许是为了避免被贴上“日裔作家”的标签，也许是为了实现国际化写作的目标，从第三部小说起，石黑一雄在创作上发生了巨大改变。他的小说主人公不再是日本人，小说背景、主题也不再与日本相关。他的“布克奖”获奖作品《长日留痕》的主人公是英国乡村豪宅的一位男管家，他说着地道的上流社会英语，举手投足都英国味十足；因此，小说主人公被认为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这部小说也被纳入自简·奥斯丁、E. M. 福

斯特以来的英国乡村豪宅小说的传统。在第四部小说《无法安慰者》中，他采用超现实主义技巧营造了梦一般的氛围。他在第五部小说《当我们是孤儿时》中借用侦探小说的框架来展现小说主人公在二三十年内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在《千万别让我走》中，石氏则对科幻小说、反乌托邦小说、成长小说等体裁进行了挪用和杂糅，以表达边缘人的悲怆人生经历。在新作《被埋葬的巨人》中，石黑一雄借用奇幻文学的潜能探讨集体记忆与失忆的主题。

从石黑一雄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可见，他不断地进行自我突破，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疆界。尽管如此，他在创作中也有一定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例如他对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偏爱，对于记忆、失落主题的持续探讨。另外一种一以贯之的特点是在前六部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回忆往事、对人生中某些特殊经历进行书写的主人公。这些主人公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回顾往事，并且将往事诉诸笔端——他们似乎有写作的迫切愿望。而在书写往事时，他们又往往对过去不断地进行遮蔽和躲闪，仿佛有很多难言之隐。这种“欲言又止”的话语方式，折射出的是战争、核爆炸、大屠杀、家庭暴力等人道灾难以及它们带来的心灵创伤。创伤成为他们的难言之隐，如梦魇般折磨着他们，也成为他们书写的不竭动力。石氏小说中这些主人公的创伤经历成为本书研究的起点。

本书以西方自弗洛伊德以来关于创伤的理论为依据，以弗洛伊德关于自恋、悲悼、抑郁症、创伤，雅内（Pierre Janet）的创伤记忆，埃里克松（Kai Erikson）的集体创伤，卡鲁斯（Cathy Caruth）的创伤、历史与叙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的创伤演出，亚历山大（Geffrey Alexander）等的文化创伤，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和托罗克（Maria Torok）的代际间创伤，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创伤临床医学，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的客体关系理论，拉康的镜像原理，福柯的生命权力，阿甘本的道德见证，阿伦特的恶的平庸，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记忆伦理等理论为支撑，细读、分析石黑一雄的前六部长篇小说，重点研究小说中那些有特殊创伤经历的主人公，考察作家及其笔下主人公对创伤经历的独特书写、记忆形式，探讨与创伤相关的一系列重要议题，阐述创伤书写具有的心理、政治、伦理意义。

李丹玲

2015年7月

# 缩写词

<i>PVH</i>	<i>A Pale View of Hills</i>
<i>AFW</i>	<i>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i>
<i>RD</i>	<i>The Remains of the Day</i>
<i>WWWO</i>	<i>When We Were Orphans</i>
<i>U</i>	<i>The Unconsoled</i>
<i>NLMG</i>	<i>Never Let Me Go</i>

# 目 录

第一章 研究现状及本书研究视角.....	1
第一节 国内外石黑一雄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本书切入点、理论框架及主要内容.....	13
第二章 《远山淡影》：创伤与母女关系.....	22
第一节 客体关系理论及母女关系.....	23
第二节 受创母亲与受创女儿.....	25
第三节 悲悼的无能为力和创伤的性别歧视.....	37
第三章 《浮世画家》与《长日留痕》：施暴者创伤及责任.....	42
第一节 施暴者个体的创伤.....	43
第二节 施暴者群体的集体创伤及集体身份的重构.....	53
第三节 恶的平庸及专制体制下个体、集体责任.....	59
第四章 《无法安慰者》：创伤对个体自主性的剥夺.....	70
第一节 童年创伤及其后果.....	71
第二节 形式与创伤.....	82
第五章 《当我们是孤儿时》：童年创伤及复原.....	89
第一节 童年创伤及创伤后成长.....	89
第二节 创伤的演出及其消极作用.....	99
第三节 创伤复原.....	104
第六章 《千万别让我走》：创伤书写与道德见证.....	111
第一节 个体创伤、隐伏创伤与文化创伤.....	111

第二节 创伤矛盾与突破.....	118
第三节 道德见证.....	125
结语 创伤书写.....	134
参考文献.....	140
后 记.....	153

## 第一章

# 研究现状及本书研究视角

### 第一节 国内外石黑一雄研究现状

石黑一雄的作品以清新典雅的风格、细腻的笔触、曲折感人的心理描述而为人所称道。自1982年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以来，他一直备受西方批评界的关注和好评。1998年以来，西方出版了大概十一部英文专著，2007年美国著名学术期刊 *Novel* 以 “Ishiguro’s Unknown Community” 为标题，开辟石黑一雄研究专号。2008年美国出版石黑一雄访谈录一部。2010年和2011年先后出版了两部石黑一雄研究论文集，对包括电视、电影剧本、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在内的所有作品进行全面的研究。另外，还有发表在各类期刊杂志上的多篇学术、学位论文和报纸短评等。可以说，石黑一雄研究在西方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在初登文坛之际，石黑一雄就以独特的文风吸引了众多批评家的注意，他们经常用典雅 (elegant)、平实 (spare)、精炼 (tight)、简要 (elliptical)、节制 (restrained) 等词语描写他的文风。马西 (Allan Massie) 这样评价石氏的写作风格：“一丝不苟地按照自我强加的限制写作，通过轻描淡写和对材料的娴熟部署来达到目的” (64)。的确，石黑一雄在多部小说中将空白、省略、沉默等技巧用到极致，以至于卡曼 (Mark Kamine) 认为：“很少有作家敢像石黑一雄一样说得那么少” (22)。伍德 (Michael Wood) 认为：“文学对于沉默是渴望而又不可及

---

注：本书关于石黑一雄六部小说的引文均为笔者自译，个别引文的译文参考了中译本，中译本列在参考文献中。

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先决条件是语言，而且因为对沉默的复杂忠诚是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1），他认为《远山淡影》中主人公悦子稀疏的语言风格正是该作品的丰富之处。批评家们也比较关注《长日留痕》中沉默、省略等技巧。黑德（Dominic Head）认为主人公史蒂文斯的“沉默寡言”表明他完全认同豪宅家庭秩序的意识形态；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这些特征也使读者对他产生同情（158）。石黑一雄将自己的写作风格与拉什迪的作了一番比较：“我非常敬佩拉什迪的写作，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几乎是他的对立面。我倾向于使用那种实际上压抑意义的语言，并且尝试隐藏意义，而不是追求文字以外的事物。我对文字隐藏意义的方式感兴趣。我想我喜欢有一个平实、精炼的结构，因为我不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有即席创作的感觉”（*Conversation with Kazuo Ishiguro* 70-71）。

石黑一雄的前六部长篇小说中均采用第一人称主人公在人生的某一特定时刻回忆往事的方式叙事。谢弗（Brian Shaffer）在第一部系统研究石黑一雄小说的专著《理解石黑一雄》（*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 1998）中对前四部小说中主人公的叙事策略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这些主人公采取自我欺骗和自我保护的策略来讲故事。他们通过否定、投射、压制、替换等自我保护机制来掩盖真相，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事与愿违，这些机制同时暴露了更“真实”的自我。石氏的这种叙事策略对读者提出了挑战：读者必须通过填补空白、猜测、想象等方法来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谢弗敏锐地抓住了石氏小说叙事策略的核心，对于读者理解石氏作品提供了有益帮助，但是我认为他对于这些叙事策略深层原因的探讨有待深入。翁（Cynthia Wong）在其专著《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2000）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逐个分析了石氏前四部小说中主人公讲述故事的策略及其对读者阐释文本的影响。她认为，由于独特的叙述方式，“石黑一雄在他的人物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读者移情反应’的潜在性”（Wong 16）。

石黑一雄一方面借用传统小说体裁，但同时又对传统体裁进行颠覆和解构，因此其小说体裁问题备受关注。他的前两部小说主要以日本为故事语境，小说人物也主要是日本人，因此被称作“异域小说”（*exotic fiction*）。李（Hermione Lee）认为《远山淡影》中的佐知子是蝴蝶夫人的一个版本（38）。刘易斯（Barry Lewis）也认为该小说与意大利歌剧作家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形成共鸣。《长日留痕》则被批评家们置于乡间住宅小说的传统内：石氏在这部作品中继承了简·奥斯丁、亨利·詹姆斯、E. M. 福斯特的小说传统。埃克隆德（Bo Ekelund）从小说中分辨出五种体

裁：旅行游记、政治回忆录、乡村住宅罗曼史、笑剧、关于价值的散文。

石黑一雄在前三部小说中主要运用了传统的心理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却在《无法安慰者》中转入超现实主义写作，这让人想起普鲁斯特、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家的风格。他在写作风格上的突变引起了批评家们的关注。刘易斯认为小说与后现代主义写作风格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时间错乱、非线性叙述、不同体裁的杂糅、对语言的实验（Lewis 125）。

《当我们是孤儿时》的体裁更加引人注目。小说主人公班克斯是伦敦的名侦探，将除恶扬善当作自己的人生使命，这与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相似。但是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传统侦探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手法逐渐地让位于超现实主义手法。韦斯（Timothy Weiss）将它当作“对[侦探]题材的一次尝试性的、创造性的延伸”（140）。米西希纳尔（Helene Machinal）也探讨了石黑一雄在这部作品中对侦探体裁的挪用和颠覆。另外，它与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形成互文性：小说人物莎拉·黑明斯（Sarah Hemmings）与《远大前程》里的艾丝黛拉（Estella）有着明显的相似性；主人公班克斯则有匹普（Pip）的影子：班克斯多年后才了解到，他被送往伦敦接受绅士教育的钱来自于邪恶势力，而非姑母的馈赠，这与匹普的经历相似。

石黑一雄的第六部小说《千万别让我走》更是各种体裁的拼贴。小说的主角是一群被当作人类器官备份的克隆人，人类则处于边缘位置；因此，小说有明显的科幻小说、反乌托邦小说的痕迹。但是克隆技术并不是小说的关注点，与一般科幻小说中让人叹为观止的科技所处的中心位置不同；因此，石黑一雄对科幻体裁进行了“篡改”。沃豪斯（Daniel Vorhaus）将小说当作一部爱情故事，认为它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凯西和汤米的曲折爱情。格罗斯曼（Lev Grossman）将它当作一部存在主义小说。布里茨曼（Deborah Britzman）则认为它是一部关于“心理发展的寓言”（307），包括童年期的纯真、青年期的试验和成年期的知识。麦克唐纳（Keith McDonald）将小说当作推测回忆录（speculative memoir），分析了石氏对自传体回忆录技巧的借鉴，以及由此达到的作者/读者之间的交流。另外，作为一部显见的科幻小说，众多批评家从这个角度对它进行了解读。戈（Robbie Goh）从后殖民角度解读科幻体裁与作家的亚裔移民身份之间的关系。格里芬（Gabriele Griffin）将小说当作批判科幻小说（critical science fiction），认为其主要功能是对当代历史进行批判性评论。小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克隆人的身份问题：他们与人类相似还是有根

本区别？格里芬认为克隆人与人类只有相对的、程度的区别，而无绝对的、种类的区别，因此“[克隆人]应当得到与人类或同伴物种相同的伦理关注”（Griffin: 653）。索耶（Andy Sawyer）认为《千万别让我走》是“局外人科幻小说”（outsider science fiction），亦即那些“并非科幻小说体裁的忠实追随者，却用科幻主题、背景或概念来表达其观点的主流作家的作品”（237）。

石黑一雄前六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叙述时常常自我欺骗和自我隐瞒，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可以被称作“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者”。许多学者对石氏小说中的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主要集中在对《长日留痕》的叙述者的探讨上。戴维·洛奇在其专著《小说的艺术》中，就以主人公叙述者史蒂文斯为例讲述“不可靠叙述者”这一术语（169-173）。沃尔（Kathleen Wall）以《长日留痕》为例讨论它对“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提出的挑战，并试图重新理解这一概念。传统的叙述学家认为所谓的“不可靠叙述”就是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在标准和价值方面的差距，但是这种模式无形中树立了隐含作者作为社会、道德、美学等方面公断人的角色，这其实是很多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所极力避免的，因为并没有铁板一块的标准或真实。沃尔也提出以下问题：如果叙述者承认他的不可靠性，结果会怎样？的确，在石氏作品中，主人公一般都意识到、并且承认他们记忆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沃尔试图对此予以解释，认为对“不可靠叙述”的标准定义实际上预设了一个理性、可靠主体的存在，也预设了语言在表达“真实”世界时的透明性；而实际上人都会在认知、价值观等方面存在主观性，甚至偏见，这就注定了叙述者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性、不可靠性，这是人类都会犯的“错误”。史蒂文斯叙述的“不可靠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分裂的主体，这是个体主观性的表现。费伦（James Phelan）和马丁（Mary Martin）则以《长日留痕》为例，扩展、完善了布斯（Booth）在《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 1961）里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定义，认为叙述者可能在“事实”和“价值”方面不可靠，也可能由于“知识”和“认知”缺陷而导致不可靠。以《长日留痕》为例，两人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错误报告、错误解读、错误判断、不充分报告、不充分解读、不充分判断（Phelan and Martin 88-109）。马库斯（Amit Marcus）将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的问题与分析哲学对自我欺骗的探讨相结合，认为史蒂文斯在不可靠与可靠之间摇摆，读者也在关于人物可靠与不可靠的证据之间摇摆，史蒂文斯使得对自我欺骗的分析、理解变得复杂。

作为日裔作家，毫无疑问，日本文化传统对石黑一雄的艺术创作有一定的影响。石氏前两部小说的题材主要关于日本，因此很多早期批评家致力于探讨石氏的少数族裔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及其作品中所体现的日本文化。克莫德（Frank Kermode）认为石氏小说叙述者的声音平静、文雅、正式，“这种说话方式与日本交谈、礼仪总是很重要，有时候比直言更重要的社会里的谈话相符合”。石黑一雄曾明确表示，他深受日本电影的影响，他对日本的了解更多来自日本的电影，而非童年记忆。梅森（Gregory Mason）详细探讨了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等对石氏在叙事技巧、人物形象、情节、视觉细节等方面的影响。金（Bruce King）认为石黑一雄的文风反应了日本绘画的特征：“他的直觉是支持那种微妙的、轻描淡写的、典雅而又重要的姿态，与日本绘画中的娴熟笔触很相似”（207）；他也将石氏作品中透露信息的方式与日本礼仪文化相联系。安南（Gabriele Annan）认为主人公史蒂文斯有一颗日本人的灵魂，因为他“坚持忠诚、奉献、得体以及对职业的自豪”（4）。李（Hermione Lee）也将《长日留痕》与日本文化相连，认为它是一本伪装起来的日本小说，史蒂文斯是一个被丢弃的忠实仆人。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则认为，《长日留痕》讲述的是英国管家的故事，史蒂文斯说着上层阶层的英语，但是其哲学倾向却是日本的：“史蒂文斯在英国上层阶层的家庭环境下显示出独特的日本主题”（282-283），如荣誉、忠诚等，这些都体现了传统的日本武士与军阀之间的关系；另外，这部小说强调的是既定秩序：个人通过与自己相联系的人定义自我，而非西方传统中的通过出生和个人成就。罗斯佛克（John Rothfork）认为《长日留痕》表达了“一个佛教徒对儒家伦理的批判”。<sup>①</sup>史蒂文斯按照儒家武士道准则来获得身份和自我价值，过着自我压抑、自我节制和自我约束的生活，希望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作出贡献，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达林顿公爵，这是系统化的儒家伦理的体现。同时，儒家武士道准则也阻碍、毁掉了他的私人生活。与儒家伦理相反，禅宗佛教则要将个人从儒家社会情境中解放出来。在儒教与禅宗相对立的情况下，罗斯佛克认为小说体现了禅宗对儒教的批判，也暗示了史蒂文斯的治愈之路——按照禅宗佛教徒的世界观来生活。

一方面，石黑一雄的艺术创作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成长于英国、接受正统英式教育的作家，石黑一雄不可避免地被英国/

① 该文章从期刊网上下载的格式为HTML，没有标记页码。

西方文化所浸染，其作品也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他公开承认西方的艺术大师，如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查尔斯·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对他的影响。梅森在阐述日本电影对石氏艺术影响的同时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对他的影响：石氏对于主人公在自我掩盖和自我表白之间挣扎的复杂心理刻画显然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而契诃夫对他的影响则体现在他对于平静外表下强烈感情的揭示以及对反讽的应用。英国/西方文化对石氏的影响尤其体现在《长日留痕》上，它体现了英国乡村住宅小说传统对石氏的滋润。特里姆（Ryan Trimm）认为，乡村豪宅、乡村景观、乡村社区是英国特有的，是英国特性、英国民族身份的象征。他同时借用巴巴（Homi Bhabha）的后殖民理论，认为这种民族身份是游移不定的，因为它建立在与被殖民者的他者性相区分的基础上（*Telling Position*, 1996）。苏（John Su）将《长日留痕》置于与沃（Evelyn Waugh）的乡村小说《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 1945）相比较的视野下，对小说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他认为，一般来说乡村府邸是英国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但是石黑一雄显然拒绝了这种联系——达府代表了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这是作家所批判的。另外，人们一般将乡村豪宅与豪宅主人的权威和高尚道德相连，石氏也对这一关联进行了颠覆：达林顿对法西斯分子的纵容和他的反犹言行让他既愚蠢，又与道德高尚相去甚远。

石黑一雄拒绝被贴上“英国作家”、“日本作家”的标签，他认为自己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在英、日两种文化之间漂泊。作家本人的移民身份和无根性成为批评家考察他笔下主人公身份的参照点。伯顿（Rob Burton）认为“石黑一雄的传记说明了他的作品中一个循环出现的主题：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摇摆的状态”（20），并分析了《浮世画家》、《长日留痕》的主人公处于两个世界（道德、意识形态或地理世界）之间的漂浮状态。刘易斯（Berry Lewis）也从作家的移民身份入手，在其专著《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2000）中探讨石氏前四部小说主人公错位/无家可归与尊严的关系，认为这些主人公“被从他们的自然环境中移开后挣扎着重获已经失去的尊严”（Lewis 3），但是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没有找到归属，饱受身份危机之苦，只能成为无家可归者，与作者石黑一雄的境遇相像。郑褚觉（Chu-chueh Cheng）也认为石黑一雄无家可归的状况影响到他的创作，因此他在自己的专著《没有中心的边缘：石黑一雄》（*The Margin without Center: Kazuo Ishiguro*, 2010）中，从解构主义角度关注石氏作品中看似琐碎的细节、不连贯的

对话、陈腐观点、次要角色等，从而揭示琐碎细节的重要性、噪音的和谐性、陈腐观点的创新、不在场的在场性等悖论。

虽然石黑一雄拒绝接受贴在他身上的“日裔作家”、“后殖民作家”等众多标签，却自认为是“国际化作家”——创作国际化题材，对普遍人性、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才是他的创作宗旨。他的作品受到了正在日益崛起的世界主义研究（cosmopolitanism studies）的关注。芬尼（Brian Finney）认为《当我们是孤儿时》关乎跨文化、跨民族的手足情：“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成为孤儿、被剥夺了父母安全感，成为跨民族身份的比喻，也成为没有父国、母国的比喻”。瓦尔克维兹（Bebecca Walkowitz）认为，石黑一雄的作品是“新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卓越代表。她分析了石黑一雄作品作为“世界文学”所体现的两个方面：“作为作品，它们在几个地方被书写、复印、翻译、发行、阅读。作为叙事，它们将当地轶事组织到全球系统中，并考察这个过程的伦理后果”（Walkowitz 219）。以《长日留痕》和《当我们是孤儿时》为例，瓦尔克维兹阐释了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独特性：回音、克隆、清单、系列、翻译等（Walkowitz 239）。罗宾斯（Bruce Robbins）对《无法安慰者》中主人公的职业精神（professionalism）与世界主义/全球化的关系进行了思考：职业精神与世界主义、全球化紧密相关，有利于后者的发展壮大，但是个体对于前者的过分投入则会对家庭等私人领域造成损害。

石黑一雄多次强调：他关注的是私人的、情感的领域，而非历史的、政治的领域，历史只是展示私人领域的舞台背景，他说：“我对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特别感兴趣，重要的是情感方面”（*Conversation with Kazuo Ishiguro* 10）。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批评家将他的作品当作社会历史文献、从社会历史角度对它们进行批评解读，这主要体现在对石氏前三部小说的研究中。坎贝尔（James Campbell）认为《远山淡影》的主题之一是日本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冲突（25）。金（Frances King）认为《远山淡影》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代沟问题：母女代沟、父子代沟。斯彭斯（Spence）和吉冈文夫（Fumio Yoshioka）将《远山淡影》当作对日本特定时代的评论和反映。帕瑞德（Patrick Parrinder）聚焦于《浮世画家》中所反映的日本文化美国化和代沟问题（16-17）。奇泽姆（Anne Chisholm）认为《浮世画家》在展现日本社会变化方面有启发性（162）。麦库姆（John McCombe）将《长日留痕》主人公史蒂文斯的个人关注与社会历史相关联，将主人公1956年夏末驾车西游的事件放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并指出：史蒂文斯驾车出游之际正是历史上苏